

回首來時路： 從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PROSEA） 到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CAPAS）

蕭新煌

本專題中心執行長

一、簡報

首先，我代表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的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歡迎各位來參加我們的座談會－「回首來時路」。回顧從 1994 年 9 月初開始成立的 PROSEA 到 2004 年的今天（9 月 17 日）我們目睹了 CAPAS 剛好屆滿十年。十年對一個人來說是不算短的歲月，對一個組織而言，更是不短的歷程。因此現在真的是應該回顧一下從 PROSEA 到 CAPAS 的變化，並前瞻它未來的發展。

1994 年 9 月本院所成立的「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Program for Southeast Asian Area Studies, PROSEA)，是李遠哲教授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後積極推動的一項大型整合研究計畫，目標在鼓勵與促進中央研究院人文暨社會科學研究同仁對該區域做全面的了解和深入的研究。從成立的那天開始，李院長所期許的「希望中央研究院於未來十年內成為國際間研究東南亞的學術重鎮」願景，無論在推動院內人文各所的研究，與歐美亞澳各國區域研究機構交流，及培育台灣新生代學者之各項努力，一直是我參與此計畫念茲在茲的目標。

十年來，從 PROSEA 到 APARP 再到 CAPAS，我個人都受命參與其中，承擔催生、協力和轉型的任務，此一新的區域研究領域一路走來受到研究先進的指導及同儕的協助，讓我不勝感激。我也看到台灣東南亞研究的不少新生代在各大學院校和學術機構已開始有傑出的表現，更令人期待。

這一場以「回首來時路：從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PROSEA）到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CAPAS）」為名的座談會，邀請所有主持過分支計畫的主持人、擔任過博士後研究學者、接受過博（碩）士培育計畫等相關研究學者同仁，和

對此區域研究有興趣的各界學者、專家、研究生參加，分享大家的東南亞研究經驗，並坦言對本專題中心的建議。

（一）組織變革

1994年9月本院成立「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Program for Southeast Asian Area Studies, PROSEA）。

1998年9月成立「東北亞區域研究計畫」（Program for Northeast Asian Area Studies, PRONEA）。

2002年兩者合併，成立「亞太研究計畫」（Asia-Pacific Research Program, APARP）。

2003年1月改名為「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Center for Asia-Pacific Area Studies, CAPAS），並成為當時蔡元培中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下轄的專題中心之一，今（2004）年7月又再改屬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二）持續的四大研究方向

從東南亞區域到亞太區域，都持續下述研究方向：

1. 亞太區域之宏觀歷史；
2. 亞太區域之本土社會文化、宗教與族群；
3. 戰後亞太區域各國之政治、經濟、社會轉型與發展；
4. 亞太區域的華人與當地各族群及社會的互動關係。

自今（2004）年開始，更將重點集中在：

1. 台灣與東南亞的關係；
2. 亞太特定國家或社會的跨學科分析；
3. 特定社會科學議題的亞太區域／跨國比較分析；
4. 當前重大新興課題的亞太區域或特定國家的探討（如全球化、國家認同、民主化、族群與宗教衝突和協調、宗教與民間社會、大眾文化的互相擴散、區域內各國之間的資金、勞力、社會文化流動等）。

（三）不變的三項組織目標

從 PROSEA 到 CAPAS 都以下述組織發展為目標：

1. 奠定本院各人文暨社會科學所（處）對亞太區域研究之學術基礎；

- 2.加強本院與亞太及歐美各國研究本區有成之學術機構及學者之合作關係，並推動更具互惠效果之交流；
- 3.培養國內亞太研究之新進人才。

(四) 組織與人員

執行長：蕭新煌教授。

專任研究人員：張雯勤博士於今(2004)年8月1日到職，希望每年能增聘1至2名。

通信研究員：王廣武院士。

與各所合聘研究人員：蔣斌教授(民族所)，希望能陸續增加。

院外兼任研究人員：規劃中。

目前有一般行政助理6名，負責行政、出版、資訊及圖書管理等工作。

(五) 十年來的人力發展與培養

十年來，共有來自10個所(處)，1研究中心，51位本院研究人員，共推動76個分支計畫(東南亞61/東北亞14/太平洋島嶼1)，與院外學者合作執行了4個專題計畫，也與國外研究機構推動了1項出版計畫。

支助「博士後研究人員」(7位—東南亞)、「博士培育計畫」(21位—東南亞13位/東北亞8位)及推動之「碩士論文獎助計畫」(70位—東南亞67位/東北亞3位)。

(六) 十年來執行的委託計畫

- 1.行政院國科會之「東亞資訊服務」計畫(1998-2000年度)。
- 2.行政院客家委員會之「海外客家基本資料調查(一)—新加坡、馬來西亞」(2003年度)和「海外客家基本資料調查(二)—汶萊、越南與泰國」(2004年度)研究計畫。

(七) 設備及空間

本專題中心目前設於本院民族所舊館二樓，有五間研究/行政室。陳列國內外亞太研究機構之簡介及交換刊物。

購置之圖書則集中置於民族／社會所圖書館，共有中文圖書 2,760 冊、西文圖書 7,470 冊和 86 份期刊（訂購 36 份，交換 50 份）及 1 種光碟版資料庫。

（八）十年來的出版品

- 1.《亞太研究論壇》每年四期，目前出版至第 24 期（原《東南亞研究通訊》：1997 年至 2001 年，出版了 1-15 期；原《亞太研究通訊》：2001 年至 2002 年，出版了 16-18 期；自 19 期開始，改名《亞太研究論壇》）
 - 2.「東南亞研究論文系列」65 篇
 - 3.「東北亞研究論文系列」18 篇
 - 4.「書目彙編」13 本
 - 5.「學術專書」15 本
- （詳見本專題中心網站 <http://www.sinica.edu.tw/~capas/>）

（九）十年來的工作績效

- 1.與全球各國的學術研究機構與學者建立交流管道，目前有 16 個合作協議機構。
- 2.分支計畫研究人員前往亞太各國做為期長短不同的資料收集和田野調查。
- 3.邀請歐、美、澳、紐、亞太各國學者前來本院參加研討會，以建立更具體而密切的合作研究關係。十年來所主辦國際研討會，共 21 次。
- 4.提供空間及設備給國外學者從事短期訪問研究，十年來共有 10 人次。
- 5.推廣本地學者對亞太區域之研究興趣，舉辦專題研討會。共主辦 10 次國內中大型研討會；與其他學術單位合辦研討會者，計 23 次。
- 6.號召舉辦「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與淡江大學東南亞所、暨南大學東南亞所、中山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合作，並輪流舉辦；自 1999 年的第一屆開始，迄今已達六屆。
- 7.為淡江大學和暨南大學之東南亞研究所碩士班學生開授「東南亞區域研究專題討論」之課程。
- 8.舉辦「午餐研討會系列」與「越南田野採訪討論系列」：不定期地舉辦「午餐研討會」，邀請國內外對本區域研究之專家學者蒞院演

講，平均每年約 10 場次。本（2004）年度並開闢「越南田野探訪討論系列」，由曾執行越南分支計畫之主持人組成，預計每個月一次演講，討論越南研究現況及展望。

（十）十年來已逐漸形成的研究發展特色

1. 採取跨學科、多學科研究取向。
2. 個別國家與跨國比較研究並重。
3. 鼓勵集體／整合研究計畫。
4. 善用台灣的歷史、區域、語言、經濟優勢條件。
5. 在歷史研究之外，重視田野調查和實證研究。
6. 推動與促進台灣學界對東南亞和亞太區域研究，並與之同步發展。

（十一）前瞻

1. 專任研究人員需固定增聘以期穩定專題中心長期的學術發展。
2. 確立與院內外合聘或兼任研究人員的合作關係與研究取向。
3. 以現有的研究資源與能力，更清楚確立優先研究課題，型塑中心的研究特色。
4. 在可能範圍內支援大專院校的東南亞研究發展，將博（碩）士論文獎助及博士後研究學者之獎助列為常態；輔助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台灣東南亞學刊》的執行運作。
5. 推動台灣的東南亞／亞太區域研究之努力亦待更制度化，如組織「台灣東南亞學會」，以制度化提升台灣的東南亞學研究水準；與現有的日本研究社群和韓國研究學會合作，共同提升台灣的日、韓研究水準。

二、座談會會場紀實¹

劉翠溶副院長：

亞太區域研究已有一段時間，從「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開始到現在的「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整整已有十年的時間，十年來做些什麼的確需要回顧

¹ 淡江大學東南亞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陳琮淵先生紀錄、整理。

一下，將來要做評鑑也要拿出成績。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在未來要變成什麼樣的組織形態定位，內容要怎樣規劃，我想這都是有志於參與亞太區域研究的同仁們，得好好思考的問題。相信院方也會很關心各個研究中心的表現，本院研究中心組織法所明定的評鑑要求，就是一個制度性的鞭策。所以我想有這樣一個檢討，對大家都是好事，不但可以「回首來時路」更可以「更上一層樓」。

張雯勤博士（本專題中心助研究員）：

蕭教授提到 CAPAS 不僅只是對中央研究院有貢獻，而且對台灣也有貢獻，我非常認同這個看法。另外，我們比較一下國外的情形，在國外最頂尖、最有效率的東南亞研究中心，都有成立 outreach 部門，把學術界的東西推廣到社會上去，我覺得中央研究院需要有這樣的認識。我們台灣民眾對東南亞的認識有多少？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今天我們在台灣可能認識到的東南亞，去問一般民眾，大部分認識的是外勞。這樣的一個認識是非常可悲的，所以我覺得我們有這樣的責任去推廣研究，讓它深入到民間去，讓他們認識我們鄰近的國家，它們在過去跟台灣或中國的歷史連結，它們在今天的角色是什麼？我們需要有這樣的一個眼光。

蕭全政教授（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我不是中央研究院的，但非常關心中央研究院從 PROSEA 到 CAPAS 的發展過程，剛才蕭執行長的簡報令我印象非常深刻，因為從一開始就多多少少與我有一些相關。我覺得這個研究計畫能用這麼少的人力，不管是在人才培養、研究支持和舉辦研討會等等方面，結合外來單位，都有非常值得肯定的成就。

我想未來有它的一個調整方向，我提供兩點供院方參考一下：我想在蕭執行長的報告裡比較偏重經濟、社會還有文化層面，特別是歷史這個面向，在推動上當然對個別國家之間的跨國比較也非常強調。在領域的定位上也許可以再考慮一點，比較泛區域的，整個亞太區域比較宏觀或整體的政經變遷發展，我想這個領域將來可能是潮流。舉例來說，李遠哲院長是 APEC（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的領袖代表，蕭執行長也在過去兩年來有直接的投入。而參與 APEC，我們要採取什麼樣的立場、態度？APEC 做為台灣對外的一個重要組織，算不算亞太地區的呢？我們怎樣去定位它？用原來的經濟、社會跟文化領域好像很難去處理這一塊，因為 APEC 不只是經濟合作又涉及政治

性主題，我想可不可能除了很學術性的各個國家研究之外，有沒有比較泛區域的研究，是可以考慮的，特別是整個區域的，比如說像 1999 年整個東亞的金融危機，這種議題就不是個別國家，也不是個別國家比較就可以，必須從全球性的、跨區域的而不是跨國家的角度去定位；我總覺得這種比較整體性的、策略性的架構，恐怕還是需要的，這是在整個立即的層面上擴大到泛區域的、或政治性的領域。

第二點，我印象非常深刻但也是非常困惑的一點，也就是從 PROSEA 到 CAPAS，我們把東南亞變成亞太，那麼所謂的亞太這個概念是什麼呢？是亞洲太平洋還是亞洲加太平洋呢？如果從歷史發展過程看來是東南亞加上東北亞，應該是亞洲的太平洋。我們回頭看來 APEC 的發展過程，所謂的亞太經合會，它曾經叫過 Asian Pacific，現在叫 Asia Pacific，跟 CAPAS 一樣，但是兩者的亞太概念是非常不同的。Asian Pacific 所指涉的事實上是亞洲的太平洋，太平洋區域的亞洲而已，它不包括美洲的太平洋。所以在概念上要如何去界定亞太，可能在這個專題中心的發展上也會變成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如果我們英文用的是 Asia Pacific，但是在剛剛的簡報裡面，那個領域只限於東北亞跟東南亞，這個區域上的限制，是不是可能照顧到 APEC 的問題？像 APEC 今年是在智利召開，APEC 涵蓋的智利，是不是我們 CAPAS 所涵蓋的範圍呢？

所以我們在概念上所謂的亞太，恐怕要比較慎重的去思考，到底是亞洲的太平洋，如同整個歷史發展過程，或只是包括亞洲國家跟太平洋島國，澳、紐都不包括。現在外交部亞太司就是亞洲跟太平洋這些島國的界定，你要它去處理 APEC 就很困難。在涵蓋的範圍跟領域裡面，我們也要稍為做一個討論，否則中文的亞太這兩個字，其實台灣很少人把它視為亞洲太平洋，倒是香港，特別是在中國，亞太就是指亞洲地區加太平洋。除此之外，在英文世界裡沒有人把 Asia Pacific 界定在亞洲跟太平洋，在這個概念的使用上，我們有必要把它做一個比較清楚的界定，謝謝。

王宏仁博士（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副教授兼代所長）：²

首先要感謝蕭執行長舉辦這個會議，讓曾經參與計畫的研究人員有機會能夠回顧過去的十年。李遠哲院長提過要讓中央研究院成為國內東南亞研究的重鎮，我發現現在比較像蕭執行長或張雯勤助研究員所說，是培養國內東南亞研

² 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 1999-2000 年博士後研究，2001 年合作計畫主持人。

究的重鎮，倒不是東南亞研究的重鎮。

基本上，過去十年的成果真的是蠻豐碩的，至少培養出很多人才，研究成果大家也都看的出來，像龔宜君老師的台商研究，張翰壁老師的客家研究，林開忠老師的在地人類學研究。至於將來的部分可以再往前推，我自已在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的討論裡就發現傳統上我們比較重視台灣跟東南亞的關係，這是根據我們本身的社會需求、政治需求甚至是政策需求而去做的研究。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在地的觀點是什麼呢？在地的人如何來看這些東西呢？這個部分可能是過去十年我們比較少看到的，我們只注重到台商、華人，像是剛才蕭全政教授所說的台灣在整個亞太地區的政治上和國際關係上的角色。在地的像是回教，可能離台灣真的很遠，可是有 CAPAS 支持這方面的研究，像蔡源林教授就在這方面做了很紮實的研究。所以我們希望將來在研究方面把重點放在「在地」的方面，「在地」的觀點是什麼？指的是研究課題要超越「關係台灣」。

王遠嘉博士（育達商業技術學院副教授兼通識教育中心主任）：³

謝謝蕭執行長，我也曾經受惠於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的博士獎助。我現在在技職院校服務，技職體系每一年有提供很多經費，像今（2004）年教育部技職司就有 23 個計畫，4 個院校到東南亞。他們（東南亞）很歡迎我們，我們的成功模式對他們很有吸引力，比如說雲林科技大學的染髮、養蝦等成果，我們現在也有在做一些資料庫。其實很多學校都沒有張揚，但很具體、很實際的在做。

我們現在到印尼去，就發現他們其實很希望發展華文教育，一再希望我們能夠派遣華文師資。像印尼大學、雅加達大學其實對華文師資就非常有興趣，不是華人而是印尼本國人對於華文師資教育的需求非常大，我們有看到華文補習班的成立。所以我們希望除了在學術上做以外，很多技職院校有很強的技術可以利用。

我再舉一個例子，現在東南亞很多僑生，是過去從成功大學畢業的，看到我們很高興，他進口機器都從台灣進口，這對於我們的產業經濟非常重要。三十年前的成果是我們現在在享受，現在我們做可能是以後的人在享受。很多資料庫的建立是很重要的，很多技術性的工業大學在做，我覺得這很有意義。我覺得在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能把技術的層向考慮進來，在這方面合作的成果會

³ 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 1999-2000 年博士培育計畫。

更豐碩。

蔡源林博士（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助理教授）：⁴

我想把我這十年參與計畫的感觸提一下，我覺得跟院外合作是很有必要的，像伊斯蘭教研究過去在台灣是很沒有基礎的，現在國內幾乎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支持這樣一個研究。在 2001 年 911 事件之前都被認為是一個邊際的、冷門的學科，但因為蕭執行長的高瞻遠矚，認為從伊斯蘭教看東南亞是非常重要的，1998 年開始就已補助我做這樣一個計畫，在研究方面的支持完全都是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的支援。但從 911 之後，這個領域突然變的非常熱門，我想這個領域跟西方文化在東南亞地區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包含在地的觀點。因為東南亞地區的文化跟台灣不太一樣，他們的國家認同跟宗教認同及族群認同有絕對關係。泰國是皇室即國家，是受南傳佛教的影響。印尼雖然強調多元宗教，但他內部仍與宗教有關係。此類的題目如果沒有中央研究院來支持，在私立院校很難得到補助，我覺得是必須要肯定中央研究院。

蕭新煌執行長：

剛剛蕭全政教授提到 Asia Pacific 不知道中間沒有「一」？我們是有「一」的，意思是說我們不做太平洋的彼岸，只做此岸。研究觀點是一回事，沒有人才是很難做的，所以目前只包含東南亞跟東北亞，不包括南亞和中國。太平洋島嶼（Pacific Islands），也是因為有郭佩宜博士回來，才開始做第一個計畫。今年我們應邀組團去法國訪問並參加學術研討會，總算也跟 Provence 大學的太平洋研究團隊搭上線。長遠發展的確需要人才，相對來說，錢倒不是那麼嚴重的問題，人才反而比較重要。

黃偉峰博士（本院歐美研究所副研究員）：⁵

發展 APEC 的確很重要，但也的確是受限於人力的問題，亞太跨區域的研究的確是相當困難，我一個人來做也實在做不來。這個研究計畫即與日內瓦大學一個教授合作，而以比較區域體制，制度化的研究，就蕭執行長剛剛簡報中

⁴ 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 1998-2000 年合作計畫主持人，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2004 年整合型分支計畫主持人。

⁵ 東北亞區域研究計畫 2000 年分支計畫主持人。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2003-2004 年整合型分支計畫主持人。

心的四大研究方向而言，我的計畫應該說是搭不上線的。CAPAS 真的是心胸寬大，像這樣的計畫還能拿到錢，真的是非常感謝。不過我還是要回到一點來說，區域研究中的區域界定事實上是非常困難，我個人是歐美所，從歐美做到亞太實在是…沒辦法。像歐美這一詞的辯論一開就沒辦法停，你看歐美到底在那裡呢？俄羅斯算不算「歐」？目前是不算，是以歐盟的會員國為主，所以歐盟的會員國愈來愈多，我們愈來愈吃力，「美」的部分就是美國，那加拿大也會抗議，為什麼加拿大不是歐美所研究的一部分？遑論中美洲國家，所以我是比較傾向蕭執行長講的，我們現在有多少人力我們就做多少研究。現在東南亞加東北亞與太平洋島嶼地區是很大的，如果將來經費許可的話是可以做。我們的研究一言以蔽之就是研究它的制度化，它的制度限制到底有沒有用？希望能夠解決學術上的一些爭議性，如果能夠替 CAPAS 多爭取一點錢進來的話也沒有什麼不好。

林欽明博士（淡江大學東南亞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⁶

我首先要替同學們感謝 CAPAS 對博碩士論文的獎助，必須肯定此一獎助。我有兩點建議要提出來：在過去我參與 APEC 的經驗中，我發現他們有些地方值得我們學習。它當然是官方組織，但加上外圍的許多機構，其實是非常龐大的，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它底下的 PECC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 這個組織，它把民間和企業界組織起來做一些討論，我覺得這個意義很大。

我們從事東南亞研究除了政府跟一些機構提供經濟上的支援之外，事實上資源還是相當不夠，而且國人對東南亞的認識也不夠，我想如果能以中央研究院的名義發起一個類似這樣的論壇，可以使研究東南亞的學者、學生跟各界人士交流，也許能夠拓展東南亞的一些資源。

我過去幾年一直在收集國內東南亞的文獻，一直在注意研究的方向，一個最大的印象就是在我們國內做東南亞或亞太研究，一直是蠻分散的沒有做到一個焦點，也使我們在教學上遇到一些問題，能夠讓學生們參考的、運用的書籍非常有限。我就想到中央研究院也許能有一種建立標竿的做法，到底那些是比較急迫的、需求比較高的研究，也許可以建立指標、定期公布的方式，對教學研究都有幫助。

⁶ 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 1994 年分支計畫協同主持人。

蕭新煌執行長：

由中央研究院來建立標竿的期許，我們願意接受挑戰。我們籌備中的「台灣東南亞學會」也可以共同來達成此一任務。

龔宜君博士（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專任副教授）：⁷

剛才蕭執行長的簡報都是比較正式的，我來講一些辛酸史。其實剛開始的時候只有張光直故副院長、蕭執行長、淑慧（本專題中心行政助理林淑慧小姐）跟我四個人，其實從那時候開始就已有 Newsletter、碩博士論文獎助等等，都是在很有限的人力裡開始做的，都是靠博士後人員來支撐，直到最近才有張雯勤助研究員開始做，所以我覺得已算是有不錯的成就。

在台灣有幾項東南亞研究是中央研究院開始做的：第一個是東南亞的台商研究，第二個是越南新娘研究，第三個是伊斯蘭研究。另外就是圖書方面，台灣最好的東南亞研究資料應該都在這邊，這不是一般民間或大學能提供的，這對研究生來說其實是貢獻蠻大的。

從 PROSEA 到 CAPAS 的改變過程中，我每次心都會寒一下，因為東南亞一直被愈縮愈小，我會覺得在這樣的人力下要做這麼多事情是很困難的，許多我們本來不想做，可是問題在於誰要來做這個東西？我們也拜訪過很多人，他們其實是有位置的，把本守好就好了，包括到現在蕭執行長還有很多事情需要我們幫忙，都不是院內可以協助的。我也同意剛才劉副院長講的，我們可以發展什麼？做什麼是可以跟別人競爭的？是在其中找可以跟國際學術圈對話的，人家有興趣的我們又可以付出比較多來發展。

林若雱博士（淡江大學東南亞研究所專任副教授）：

過去兩年我在美國跟新加坡做研究，以一個比較客觀的觀察，我們可以發現一些可行與不可行，如果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員不是那麼有意願參與的話，事實上可以擴大參與的人數。在有限的經費內可以完成許多事是值得慶幸，但是我兩週前在離開新加坡之前，和東南亞研究所（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SEAS）的主持人 Dr. Kesavapany 談話時，他提到他們 fulltime 的研究人員一百多人，每年國外的研究計畫有兩、三百個，只要想到什麼就可以

⁷ 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 1996-1999 年博士後研究。

跟政府要錢，重要的是李光耀先生或吳國棟先生從來沒有拒絕過。

我在當記者時就聽過一些雜音，有些立委就提過東南亞區域研究好像太學術性，我說基礎研究很重要，他們也想組織一個實用性、戰略性的東南亞學會，但是二十多年前淡江大學就有一個東南亞研究學會，是江炳倫教授成立的。我很高興蕭執行長有這樣的魄力來回顧十年來的利弊得失，並前瞻未來的方向。我個人覺得設於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中心的確有它的結構性限制，我是比較羨慕新加坡有獨立的機構，但國內東南亞研究則有被短化的趨勢，中央研究院也經歷很大的組織調整，不知是否有何內幕？或許請蕭執行長解釋一下。

林開忠博士（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⁸

國內東南亞研究面臨社群太小的問題，所以在很多計畫裡面看到要怎樣跟當地的人接軌合作就變的重要，如果能重用跟在地合作的方式，或許是一個可以考慮的方向。

蔡源林博士（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剛才林開忠教授講的我很有感觸，像一些基本資料的收集，我們可以不用花費太多的精力在上面，而是要放在真正的研究上，資料收集可以跟當地的機構合作，把工作發包給當地人。

楊子菡博士（台北大學財政學系專任副教授）：

我覺得剛剛老師們提到資料庫的建立是很重要的。在我們的研究中發現，資源流動在不同國家或地區間所造成的問題，特別是東南亞區域中勞工的移動問題，很顯著也延伸出其他的問題，比如貧窮的問題就不只是經濟的問題，而是社會的、環境的問題，這些都有關於持續的資料收集。如果東西太龐雜，可以透過跟其他機構的合作來建立一個好的資料庫，是可以考慮的方向。

蕭新煌執行長：

過去十年東南亞的經濟學研究已有了一定成果，像蔡青龍教授等人的研究，而社會學、歷史學的發展也有值得一探的成績。此外，我也認為該培養新秀，現在我們就請最年輕的張曉威跟陳丁輝來發表他們的看法。

⁸ 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 1997-1998 年博士論文獎助。

張曉威先生（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⁹

很感謝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對研究的資助，特別是在碩士班這一個部分，但在博士班這一塊我們又發現一些問題，我提出我個人的一些看法。中心當然也提供一些培育計畫，但是博士候選人去做田野不是你成為候選人才去做，我在想說是不是能在博士班入學時就能申請一些經費，去做一次開始的田野。第二點是在資料的收集方面，的確一些很新的書在中央研究院很快就會看到，包括去年剛出版的。但除非你屬於那個培育計畫，否則就需要透過關係才能借閱，假如有些變通的方式，可能可以幫助更多的研究生。

陳丁輝先生（本院社會學研究所助理）：¹⁰

碩士論文的獎助是值得肯定，我的建議是說能不能請碩士論文的得獎者發表他的田野成果、心得，或是使他們的成果放在網路上或成為論壇的來源。另外就是碩士論文完成之後要公開發表，接受大家的檢定，也可以每一年選一到兩本比較好的論文來出版，因為對有意升學同學來講，這部分對他是有一定的幫助。最後就是對於到國外留學的同學，希望亞太能夠提供一些協助。

蕭新煌執行長：

這些建議多數都可行，也可以加以制度化。

陳美華博士（本院民族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¹¹

剛才聽到很多意見，我的建議方向在於圖書資料的收集及建立上，另外與國內、外各個研究機構合作關係的建立，也是可以再推廣的面向。比如合作出版等，也可以提升國際的知名度，可以突顯學術的成就。其次就是這研究對社會有什麼實質的貢獻？希望可以透過一些結盟關係，外交結盟或經貿結盟方面，也需要一些支持，背景上的觀點。

如果我們想到國外的東南亞研究我們一定想到柏克萊、康乃爾，到他們圖書館幾乎是想要什麼都找得到，但我們這邊的話基本上不一定能找到，所以我們有沒有可能規畫一個更完整的資料圖書中心，這是一個迫切需要。而且不同

⁹ 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 1997-1998 年碩士論文研究獎助。

¹⁰ 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 1999-2000 年碩士論文研究獎助。

¹¹ 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2004 年整合型分支計畫主持人。

計畫收集的不同資料如何彙整、陳列出來，對後續的研究者都有幫助。第二點就是剛才林開忠他們提到的合作計畫，我想再多做一點解釋，也就是說我們在馬來西亞的感觸。像新紀元學院很積極的跟中國合作，相對之下我們便顯得不積極。他們的合作計畫是兩邊共同提計畫、共同分擔經費、人員，去到當地時他們也可負責接待，基本上只需要負擔一點工讀生的費用，那是非常少的，但是我們可以收到非常多的東西。這點我們是太保守了！中國的東南亞研究可能是比我們更晚近的事，但是他們投入的非常多，以後如何與之競爭，我覺得是非常值得憂慮的地方。

黃智慧博士（本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助理）：¹²

關於研究領域優先次序的問題，我想像目前這種什錦麵式的研究發展與議題選擇有很多的好處。如果想要訂定研究次序的話，需要非常周詳的評估，其實這個組織所支持的研究不論是東南亞或東北亞，在台灣都是弱勢，如果我們還要在這個弱勢裡面要再去分強弱的话，那一場很慘烈的廝殺會開始。我相信這個組織並不是雜亂無章，我也相信林若零教授提到的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一樣也是什錦麵式的，什麼議題都要照顧到，不可能有一個國家為主導性。

一個領導者是要有一些作為，可是學術研究不見得能用這種手法經營成功。第二點，就中心的組織發展型態上來講，也是值得我們去思考。就一個院內人的角度來想，如果說院內要把亞太研究的責任推給中心是不可行的，不如說我們用中心為出發，向各所尋求支援。中心可以做一種中間協調、樞紐的角色。我們可以利用院內研究群既有的組織架構，在這個中心下面設研究群可以跟院的研究群做連結。

就組織的目標而言，我們應該有一種目標，就是將來在院內發展成熟後，能設有東南亞研究所，跟其他各所享有一樣的資源，可以擴張到所的層級，當然成立學會也是很重要。

蕭新煌執行長：

我想中心與所的同步發展的確很重要，合聘是一條路。這個事情也在推動中，比如我們跟語言所的例子（推動合聘）就是這樣。至於有沒有可能變成一個所，目前是不太可能，從這十年的組織發展可以看出來有某些困難，我們只

¹² 東北亞區域研究計畫 1999 年分支計畫主持人。

能在其中取一個平衡點。

楊聰榮博士（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¹³

關於資料的問題，我是贊成陳美華博士的建議，假如能有一個專業的資料收集中心，我想是有幫助的。提供一點 ANU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的做法，它在資助每一個研究生去做田野之前，都跟圖書館有一個資料的合作計畫，研究生到當地去同時也肩負了收集當地一手資料的任務，圖書館可以資助一部分，當他完成論文後資料歸到圖書館來，我想這個資料的累積才會比較快。另外就是在做區域研究的時候沒有讓國內其他的研究社群對其重要性有同樣認識的話，我想發展一定侷限在某一個格局裡面。如何能跟其他社群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剛剛是提到在中央研究院的範圍內，我想是不是有可能跟國內其他學系來進一步的推動，讓不同的學科能感受到有必要投入這個領域。

蔡青龍教授（淡江大學東南亞研究所專任教授）：¹⁴

今天是十年回顧，我自己在十多年前就很想做東南亞研究，我當時的想法被以三個理由拒絕，第一是東南亞是落後的地方；第二是只要做好華僑的研究即可，第三是國關中心在做就好。後來我很幸運遇到李院長的重視，我們有機會能做東南亞的研究。關於出版我有一點建議提供參考，我們自己出版當然非常好，但是在座有很多人的計畫成果，許多並非在中央研究院出版，包括我、蕭執行長也是。中央研究院對出版的要求很多，我們要到國外好的期刊去發表，所以或可列一個清單，就是直接、間接受到這個研究計畫產生出來，被國外出版社出版的成果，我想會有很多，這可以補我們出版品的不足，另外這也是國際對我們的肯定。

其次就是蕭執行長、張助研究員提到的泛區域研究，我想在蕭執行長簡報的四大方向中的第二項裡面就很清楚的列出，要區域間各種互動關係的研究。如果說這是一個目標的話，我想是可以充分顯示出我們的特色。剛才提到的 APEC 是一個好例子，我本身也有參加的經驗，知道這點其實有很多政府研究機關在做，我這裡倒是想到 ASEAN 這一塊，好像是我們可以好好來考慮的一

¹³ 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 1998-1999 年博士論文研究獎助。

¹⁴ 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 1994-2000 年分支計畫主持人，東北亞研究計畫 2001 年分支計畫主持人，亞太研究計畫 2002 年分支計畫主持人，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2003 年分支計畫主持人。

個領域。

江日新先生（本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助理）：¹⁵

我有參與過東南亞伊斯蘭的研究計畫，遇到最大的問題還是圖書資料，大部分的資料院內可以提供，但多半是英文。剛才有人提到在從事田野的時候來從事徵集，這我們覺得不夠，問題在於在地語言的資料不多，以東南亞佛教的研究而言，許多緬文、泰文、越南文的資料都很缺乏。資料沒有徵集是很大的問題，若有資料還可以請人幫忙翻譯。如果以個人的方式來帶可能不足，是不是可以考慮設置專門的圖書徵集人員或增加圖書經費，只有在這樣的準備下研究才能進行。

張翰璧博士（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¹⁶

我在博士後研究時對東南亞產生興趣，即使我在後來等於是在夾縫裡做研究，但其實還是有效果。現在我還是在做東南亞的客家研究，也希望有其他學科的人進來。我在德國看到他們跨區域的研究，基本上是以三個到五個國家做跨區域的研究。另外一個就是強調田野調查，實際訪談的重要性，前面十年都是以台灣觀點來做，後面十年應該強調在地觀點，可以在個別國家中做跟學科的研究。

吳鯤魯博士（銘傳大學國家發展與兩岸關係研究所助理教授）：¹⁷

我自己是拿中心的博士論文獎助，現在是在銘傳大學任教，以我教學的經驗提出一些觀察，通識教育是可以讓學生們真正認識到東南亞地區的一個管道，因為有中心的研究成果，他們認識到東南亞地區的實際情況。第二個則是與中國研究社群的交流，也是可以努力的方向。

郭佩宜博士（本院民族學研究所助研究員）：¹⁸

我贊成亞太區域的研究要有一個重點的排序，我也對這個中心蠻有信心

¹⁵ 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 1998-2000 年分支計畫主持人。

¹⁶ 東亞研究資訊服務 1998-1999 年博士後研究，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 2001 年合作計畫主持人。

¹⁷ 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 2001 年博士論文獎助。

¹⁸ 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2003 年分支計畫主持人。

的，自從建立以來它一直是採取一種百花爭鳴、比較開放性的態度，希望可以找出一個方向，當然劉副院長也提出一個比較決定性的方法，訂定一個題目然後找人來做研究，但是缺點在於我們決定的順序可能是錯的，或是沒有人來，或是題目落伍。但有些基礎研究是需要放長線釣大魚，細水長流式的，我希望不論它未來的走向是什麼，還是保持一定的開放空間。

第二是呼應黃智慧博士跟蕭執行長的說法，重點還是在研究人才上，如果要發展一個團體的研究計畫，這些人要能夠彼此合作。做為人類學者會認為人才是核心，本所的余舜德教授說過：「要能夠一起吃飯才能一起做研究」。比如說你感情不好要怎樣做一個整合型計畫？或許可以考慮成立研究群，這研究群可以以國家為前提，比如我一直非常羨慕越南幫，可以常常在一起吃飯，交流一些經驗等等，那我自已做太平洋研究可以就兩、三個人慢慢做起來，包括把研究生也拉進來。另外就是以題目為主，自己做跨學科、跨區域的研究像殖民等等。這也花不了亞太中心多少經費，可以先暖身。研究群可以談談自己的研究計畫，也可以在午餐研討會發表，或更公開的研討會發表等，甚至一個研究群的博覽會，有利於整合型研究的計畫。

宋允文小姐（康乃爾大學東南亞美術史博士研究生）：

我覺得如果以什錦麵做形容的話，一定要下決心，從揉麵團開始，就是怎麼樣去推動東南亞研究跟東南亞研究的教育，培養出很紮實的人才，我覺的在地的知識的訓練是非常重要的，不止是東南亞與台灣的關係，而是東南亞它的定位是什麼？它的政治歷史、社會變遷的一些過程與研究了解，還有一些語文上的訓練，在康乃爾它是規定我們要有三年的語言程度。這方面對未來的展望來講這些是可以思考的事情。至於資料的收集方面，我可以提供一些協助，就我所知康乃爾大學的東亞計畫已跟北京大學開始合作，如果我們有這方面的經費或決心合作，我可幫忙去斡旋一下，謝謝。

蕭新煌執行長：

謝謝各位今天的參與，我們現在心目中有幾個可以學習的對象，第一是日本京都大學的「東南亞研究中心」，第二是澳大利亞 ANU 的「亞太研究院」，第三是法國 Provence 大學的「東南亞研究所」和「太平洋研究與資料中心」，這三個都是本專題中心在未來發展過程中可參考的對象。

本專題中心的目標是研究人員要總數達到二十人。上述三個是做基礎研究的，另外還有兩個，分別是新加坡的 ISEAS，和新加坡國立大學的「亞洲研究所」。這兩個機構各有其特色，一個是專做政策的研究，另一個則是著重在提供國際學者研究上的支持，不強調自己有研究人員。看來 CAPAS 較適合走前三個機構的路線，比較不宜採後兩個機構的特色，至於後者的重要性，我曾向政府建議過國內可以另外成立「南向研究中心」或「ASEAN 研究中心」。

我們也很想做「在地」的研究，而且是我們的人去做在地的研究。十年來，我們至少擺脫了：

- 一、不再陷入華僑研究的泥淖，而是深入探討東南亞脈絡底下的華人社會；
- 二、不再停止在台灣跟東南亞關係的課題上，而持續開發具「重大在地意義」的研究議題。

關於研究排序不是一定要排除某些研究，而是採優先鼓勵、推動某些研究。比如說中央研究院近期內不出版學刊，我們支持由暨南大學出版《台灣東南亞學刊》。另外一個就是成立學會，希望透過學會來達成一種資源共享的局面。

各位的建議我們都會嚴肅考慮，不管是出版的規則、研究群的成立，與院外大學的進一步合作，或是國際交流，CAPAS 都將一一考量。再次謝謝各位指教和鼓勵。